

(接上期)

【白話直譯】

「人身就像菩提樹一樣充滿生機與覺性，我們的心靈如明鏡台一樣潔淨無瑕；必須精進不懈的拂去障礙光明的雜物，千萬別讓絲毫塵埃沾染光明的心鏡。」

神秀寫好偈語後，立即回自己房裏，所有人都不知道這經過。神秀又在心中思量著：「如果五祖明天看到我作的詩偈歡喜稱讚，那就是我與佛法有緣；倘若說這首偈尚未見性，自然是我心性尚迷，大概是累世以來業障深重，不該得到祖位及心法，唉！聖人所傳之心法要義，其中的意境實在很難測度啊！」神秀因為得失心作祟，在房中左思右想、坐立不安，一直到天亮的五更時分都不得安眠。

【心法記要】

一、神秀的修心偈

「身是菩提樹」：以菩提來比喻人人本具光明自在的德性，確實是非常高明的手法；菩提樹長年生長，菩提子堅硬無比，就好比人人都具有的生機與智慧，他所結的果就如同佛性一樣，堅不可摧。又有釋迦牟尼佛在此樹下悟道，真是美妙的比喻。

「心如明鏡台」：人心應該像明鏡一樣高懸、明亮。鏡子的作用，就在於讓人審視自己，反觀自照。鏡子之所以能照人，是因為明亮，不沾染塵埃；若心能像明鏡一樣明亮，佛性自然朗朗可見。

蓮池大師說：「鏡能照物，而物未來時，鏡不攀緣；物方對鏡，照物了了分明，而無分別；物既去時，鏡中不留痕跡。聖人之心，常寂常照，三際空寂。照之前，正照中或者照之後俱空俱寂，故喻如鏡。」

但若以前兩句話來比喻道的本體及本心，但本體性空，實在不應該以菩提樹作物化的比擬。而心的作用也是，不著於物；如同明鏡照物，事來則應，事去

則淨。所以本應是真空妙有的本體，是無心無住亦無染。若物化比擬即明顯的著相。

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：鏡子會沾染塵埃，就好像人心有七情六慾；無時無刻受到週遭環境的牽絆與影響。因此鏡子在自然環境中是不可能不染塵，必須時時拂拭，才能去除塵埃。就如同人的心境一般，二六時中要時時警惕，如臨深淵、如履薄冰般的戒慎恐懼。

神秀此偈，雖然句句著相，心地未能契入空無的實相本體，塵埃未盡，緣慮未了，但對修行者來說，未嘗不是很好的指導原則。神秀最終能成就一代國師，佛學造詣、修行的火候自然非常高超；其法相之莊嚴，更讓修行人望之儼然，無不景仰。

時下修行者，應將神秀的偈語作為座右銘，時時警惕；這也是一貫弟子每日燒香時，必須虔心跪讀愿懺文的意義所在。

二、再度落入思量苦海

神秀禪師寫完偈語後的神情依舊患得患失，完全忘了五祖當初交代「思量即不中用」。一個修行者雖還未見性之時，亦能因受教於明師指點迷津，終能進入深層的佛法妙智，如果修行者起了不必要的思量，又有嚴重的得失心，就會使自性本體黯然而不能顯現。從六祖惠能山門對話所展現直接了當的心境，就是很好的對照榜樣，心地追求的方向清楚，無需思量，也無得失的心，才能直接參悟顯露自性的本體。

【經文】

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，不見自性。天明，祖喚盧供奉來，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，忽見其偈。報言，供奉卻不用畫，勞爾遠來。經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但留此偈，與人誦持。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。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令門人炷香禮敬，盡誦此偈，即得見性。門人誦偈，皆歎：「善哉！」

【字辭解釋】

入門未得：言尚未入門，皆因見解有相的執著。事物之相狀表現於外而能想像於心者曰相。金剛經：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」。

繪畫圖相：即先前提到「楞伽經變相圖」及「五祖血脈圖」。

【白話直譯】

五祖於平日觀察神秀，早已知道他對自性的體悟並未入門，沒有開悟見性。天亮了以後，五祖差人請盧供奉來，準備去南邊走廊牆壁繪畫壁畫，此時忽然看到神秀寫在牆壁的偈語，於是五祖就回報盧供奉說：供奉！勞煩你遠道而來，現在卻不用畫了。金剛經上說：「舉凡所有的相，都是虛幻與不實在的。」就留下這首偈語，給眾人誦念修持吧！若依照這首偈語去修行，就不會墮入三惡道；依照這首偈語去修行，會有很大的利益。於是，五祖吩咐門人焚香禮拜，每個人都要誦念此偈，只要通透此偈，日後亦能開悟見性。門人在誦念偈語之後，都讚歎道：「寫得太好了！」

【心法記要】

利益與見性之別

其實依神秀師此偈修，能享人天福報，這是實話；也是五祖說的「有大利益」。至於盡誦此偈「即得見性」，是五祖權巧接引的言詞，修行人在言語上總是讚美與鼓勵，所謂「規過於暗室，揚善於公堂」，畢竟神秀上座是現任的教授師，自然必須適當的為他保留顏面，以便日後引導教化僧眾。又或許是五祖想藉由大家頌唸偈語，來引起已見性者（惠能祖師）的注意。

傅大士云：寶滿三千界，齊易作福田，性成有漏業，終不離人天。普賢行願品：一者禮敬諸佛，盡誦此偈，即得見性。依此偈修，能享人天福報，此是實語。誦偈見性，此是五祖權辭。真是所見略同。神秀的偈，堪為漸修法的代表作；是修行上的法門，而不是見性的法門。

（續下期）